



闪着光亮的汉江

■段吉雄

小时候，我时常会梦到一条河流，仙雾缭绕，岸边有浣衣嬉戏的女子，还有闲步觅食的仙鹤。醒来后，凭着匮乏的知识和残存的记忆，我猜想梦中的那条河应该叫天河，是王母娘娘为了阻拦牛郎和织女用簪子划出的天堑。

能够目睹一泓汪洋是我朝思暮想的期盼。只是，关于河流、江河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些美轮美奂的句子常常引着我走进美妙的梦境里，而那河流旁边的人和物也让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然而，梦醒之后，时常看到的却是山洪暴发时，穿村而过的混浊水流里夹杂着没有成熟的庄稼，狰狞的样子让人心惊胆战。

第一次看到汉江，隔着模糊不清的汽车玻璃，一条闪着白光的水带出现在我颠簸的目光里，蜿蜒着朝远方延伸。有风从车窗缝隙里蹿进来，和车内闷热的气味碰撞、缠斗着。那辆在土路上跑得飞快的汽车当遇到宽阔的汉江时，像我一样呆住了。一艘汽渡过来准备把我们背过去，汽车小心翼翼地朝船上爬，我紧紧地抓着扶手，生怕落进了水里。渡船开动后，人们都下车去看江水，我瘫坐在座位上不敢松手。恐惧替代了美好的想像，那些美妙的诗句像从未在我脑子里存在过。船行江心时，我睁开眼偷偷瞄了瞄细浪跃动的江面，心中泛起一丝惊喜的涟漪，但瞬间便随水流消失在水天一色的尽头。

从乡下来到了城市，眼睛里全是陌生的新鲜和惊喜。房子可以盖那么高，公共汽车竟然还是两节连在一起，学校的操场比我们村里的稻场大得多了……甚至，从污水处理厂里蹿出来的刺鼻气味，都让我有了新鲜的刺激。

踏着晨钟暮鼓的光阴，我一点一点走进了城市的肌理。据史载，因为灌溉农田需要，清朝时，人们在穿越城市的河流上面拦河修筑了十道堰。于是，十堰，这个带有浓厚农耕文明色彩的名字从此就镶嵌进了这座城市的灵魂里。后来由于国家建设二汽，这座城市又被赋予了工业的历史使命。

穿越城市的那条河流叫百二河，由南向北横贯市区，最后汇入汉江。在一个春意阑珊的清晨，薄雾笼罩，蜂蝶轻舞。踩着城市轻微的鼾声，我从头堰出发，沿着百二河荒芜萎萎的河道，穿二堰三堰，过五堰六堰，经七堰八堰，眼看着那条清冽透明的河流在城市的随便和无礼之下，一点点变得凝滞，步履踉跄。在九堰的污水处理厂，尽管经过反复过滤，但水流依然迷失在沉重的色素里。暮春绚烂的景色在我的眼睛里渐渐失色，最后消失在惆怅的目光里。

当百二河流入鄂河最后汇入汉江时，江面上明显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坐在山顶，向远处眺望，那条分界线随着江水的流动一点一点变淡，最后在目力所及处消失了。此时，太阳升起来了，满江的碎金闪烁着，舞动，江水共长天一色，把人的心都晃得明媚起来。躺在江边的草丛中，耳边响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江水清澈、温柔，安之若素，我把双手放在潮湿的水中，打捞顺水而逝的《诗经》雅音，寻摸城市的温度，一遍一遍地询问着水流欲往何方，耳边传来鸟儿雀跃的欢呼声。

十八岁是个追梦的年纪。当我逐渐适应了汉江的体温后，便想去寻找更大的河流，一睹她们或曼妙或壮丽的身影。被夹在绿皮火车车厢拥挤的人群里，从白天到夜晚，从苍凉到葱郁，七十多个小时的站姿足以碾碎所有的梦想。在南方繁忙的城市里，川流不息的人群像炽热的阳光流淌在每个角落，每一个青春澎湃的脸上都写满了理想和疲倦。打击、失落、仓皇、迷茫充斥着整个白天，只在夜深人

静时，才蘸着浅浅的月色一点点擦拭伤痕，最后沉睡在乡音的呓语中。耳边，回响起汉江的浅吟低唱。

理想迷失在城市的繁华里，我又回到了母亲身边，又回到了汉江河畔。

百二河两岸已不是乱草丛生，沼泽泥泞，河道两旁都进行了水泥硬化。河水轻清，沙粒静净，没有杂质，没有无礼。夜幕四合时，河道两旁热闹起来，跳广场舞的大妈，耍剑的大爷，还有跑步的年轻人都聚集在这里，在潺潺的河水声中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小贩们把夜市摊位摆在了河道上，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卸下一身紧张，三三两两围坐在桌子旁。几个小菜，两瓶啤酒，话就多了起来。有风从河道上吹下来，里面蕴藏着悠远的历史和车城新工业气息，还有城市日新月异步履。

每天清晨，我早起床沿百二河道徒步去上班，沿途柳影依依，婆娑起舞。新雨之后，河水轻涨，润风微醺，水流漫上了河道，几尾小鱼搁浅在岸上，正奋力地挣扎着想重回水中，只是越跳越远。我把它们捧起来慢慢放回水里，看着纤细的身影在清澈的水流中一个倏忽，就再也寻不着了。一位老者左手提桶，右手持长夹，在河水中央寻找着偶见踪影的垃圾，他告诉我这水是要送到北京的，一定要把垃圾捡干净。

把水送到北京，这是镌刻在汉江之畔几代人灵魂深处的承诺。母亲告诉我，1958年修建丹江口大坝时，村里的青壮劳力争先恐后报名去支援工地。他们沿汉江顺流而下，徒步几百里到火热的建设现场去挥洒青春和激情。父辈们大概都没读过《蒹葭》，也鲜有人知道《诗经》，但他们的骨子里却不缺少浪漫，他们把诗意隐藏在灵魂深处，在劳动中寻找诗和远方的真谛。

把一江清水送到北方，这是一场千年之约。这个约定源自汉江的源头岢冢山、丹江的发源地秦岭南麓、滔河的尽头商洛、官渡河的源头神农架大九湖，还有那些汉江大大小小的支流，数不清的小河小溪，每一条河流都把这个约定镶嵌在魂牵梦绕的记忆中，只是在等待着一场春风。

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已经远迁他乡的汉江儿女，齐齐围坐在电视前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欢腾的江水一路向北涌去，眼睛里尽是不舍和缠绵。那汹涌的水流里有乡音的呢喃，有故土的眷恋，还有汉江儿女的隐忍和大义。看着看着，江水就在脸上汹涌起来。乡音未改，但汉江却变了样，变得丰腴、圆润，更加灵动，远迁的汉江儿女们再次看到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时，目光里盛满了惊奇。他们绕着汉江一遍遍丈量，一次次打量，只想把这新奇的样子装到心里，带到远方。夜晚来临时，在梦里反复咀嚼。

我常常在清晨或者傍晚时，一个人驾着车来到汉江边，去赴一场和江水的浪漫之约。江风吹来，屈原、尹吉甫、李白、杜甫、王维，一个个和汉江有关的文人踏浪而至，留下一首首诗词歌赋，穿越亘古华韵后狂歌而去。触摸着诗情画意的江水，我写下了许多关于水的文字，它们有的随着过路的春燕衔给了家乡的黄土地，有的随着江水流向了远方，在那里遇见更宽阔更宏大的长江黄河。也习惯在细雨微月的夜晚，坐在小区里，听溪水淙淙，观万家灯火，看着从每家每户里流出来的家长里短和人间烟火，细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时常在想，小时候经常做的梦，不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么？而今，我每天都在这春水涣涣、夏水汤汤、秋水伊人的浪漫之中幸福着，在汉江之滨的希望城市里奔跑着，和温雅的汉江一起去追逐深藏在远方的梦想。



致敬十堰

■余海燕

月色朦胧，老街倩影绰约
一串五彩缤纷的雨伞
从东巷撑到西巷
一排排红彤彤的灯笼
从街头挂到巷尾
我的十堰
你伫立在时光的剪影里
恣意挥霍着青春浪漫
山更青了
水更秀了
鸟儿叫得更欢快了
你与山水拥抱，把大地浸染
你是如此美丽
美得让我如痴如醉
过客驻足静默
惊艳你的惊艳
继续你的继续

这一程日月星辰的璀璨
山河秀美的悱恻
是31年的追求与坚守
带来的改变
我以青春的名义
致敬十堰
用金子般的语言
歌唱那一张张盛开的笑脸
用月亮神韵的色彩
勾勒十堰美好的明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都曾那么用心用力
忘不了一路上
我们和文明手拉手
文明让我们心连心
我们和全市人民
步调一致
豪情放歌
同心共筑文明梦
向着文明
一路花开
邂逅幸福